



Mo Deng Yi Cheng Wang Shi

摩登已成往事

——鸳鸯蝴蝶派文人浮世绘

张永久 / 著

zhangyongjiuzhu

本书绕开复杂的文学纷争，另辟蹊径，专注于那些洋场才子的个人生活史，从历史的深井中打捞出记忆的碎片，爬梳勾沉，试图透过他们的身世经历、爱情遭遇、笔墨旧事，剖析其心路历程，还这批先行者真实的境况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张永久 / 著
zhangyongjiu

摩登已成往事

——鸳鸯蝴蝶派文人浮世绘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摩登已成往事：鸳鸯蝴蝶派文人浮世绘 / 张永久著.

— 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12. 1

ISBN 978-7-5306-5932-8

I. ①摩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鸳鸯蝴蝶派—文人—列传—中国—20世纪 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955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：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：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：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※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2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16.00 元

内容提要

上个世纪初,社会大动荡、大解构。清廷废科举,堵死了士子们博取功名之路。于是,有不甘寂寞的旧式才子,从全国各地零散汇聚而来,在繁华缤纷的上海、南京、天津等口岸城市,或办报馆,或开书局,舞文弄墨,吟诗填词,开始了卖文为生的生涯。他们领风气之先,尽情彰显个性,绽放自由的生命;在完成从儒生举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中,既有倾听时代潮声的快乐,又有化茧为蝶的痛苦。蓦然回首百年路,当时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:他们有的西服革履,皮鞋锃亮,得意地展示洋才子派头;有的趿拉木底拖鞋,悠闲地踱着步子,脚底踩出的那些声响,似乎难与大时代协调。殊不知,正是这个新兴的群体,在自古以来唯有科举仕途为王道的中国社会里,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。

那些从旧式文人蜕变而来的洋场才子,经常被人称作“鸳鸯蝴蝶派”。从上世纪初,围绕“鸳鸯蝴蝶派”的一场笔墨官司,旷日持久,打了一个世纪。在这场官司中,昔日风光无限的洋场才子们始终置身在被告席上,遭受污辱和谩骂,甚至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。经常安放在他们身上的词藻有“文丐”、“文娼”、“逆流”、“反动”等,他们当初在文学园地里筚路蓝缕、劳作耕耘的身影,很少有人想起,即使想起了,也只会觉得

摩登已成往事
——鸳鸯蝴蝶派文人浮世绘

沉重不堪。

那些繁华落尽的名字，隐入历史的背景中，与封存的灰尘为伴，寂寞无声。香港作家董桥曾说：“没有汉人小说，没有六朝的鬼怪志异书，没有《世说新语》，没有唐代传奇杂俎，没有宋朝的话本，没有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，没有神魔小说，没有明清的人情小说，中国今日的小说就不是今日的小说。”其实，在这段话里，又何尝不能加上一句“没有鸳鸯蝴蝶派”呢！历史不能成为断尾巴蜻蜓，一百年前惊堂木啪哒一响，一百年后仍会激起丝丝回声。张爱玲自称喜欢“鸳鸯蝴蝶派”，也有人将张爱玲称作“鸳鸯蝴蝶派”最后的传人，这应算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
本书绕开复杂的文学纷争，另辟蹊径，专注于那些洋场才子的个人生活史，从历史的深井中打捞起记忆的碎片，爬梳钩沉，试图透过他们的身世经历、爱情遭遇、笔墨旧事，剖析其心路历程，还原一批先行者真实的境况。

夜晚也有美丽时（序言）

映 泉

太阳没有出来之前，月亮正在地球的背面，我们抬头仰望，头顶便是浩瀚的银河。老师告诉我们，那是无数颗恒星组成的，每一个小小的亮点，都是具有自身光源的太阳，甚至比太阳还要大。原来宇宙并非只有一个太阳，原来夜晚也有美丽时。面对如此美丽的夜晚，从古至今，没有人不浮想联翩。我想到了什么？我想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文坛。这是张永久的新书给我的印象。那时候，新奇的文章和名士不断涌出，是多么惬意的风景啊！不幸，这一批可爱可敬的作家，却被人贴上了一个标签：鸳鸯蝴蝶派。

从我们初识文学作品起，就接受了这样一种教育：旧中国的文坛乱七八糟，一片糜烂。但我们却忍不住偷偷传看着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、《夜深沉》。故事之感人，文辞之优美，语言之干净，让我们读得如醉如痴，读得心窝发痒，多少人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拿起笔，走向了创作之路。那时候我们一帮年轻人私下里相互问，这就是鸳鸯蝴蝶派？真好啊！

鸳鸯蝴蝶派，在我们年轻时代是个非常敏感的名词和话题，听着跟地富反坏或反革命集团差不多。看看后来所披露的零星资料，他们的传奇人生被历史吞噬了，即使得善终者也还需要搜寻。他们的确入了另册。可是前后一百多人，竟没有一个

承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,在他们口中,并不存在一个什么鸳鸯蝴蝶派。追踪事情的原委,原来是别人强加的。

是谁这么武断,又如此有势力,将这批文坛精英打入粪坑,让他们永远背着抹不掉的臭气?读一读张永久的《摩登已成往事》,便可了解那时的真实场景,看看他们的命运,便可了解他们是如何地生不逢时。

他们是一批真实的文人,是才华横溢的文人,是纯粹的文人。

说他们是真实的,因为他们很少戴着面具混迹于世。他们磊落坦荡,对爱情的真率,对朋友的热情,都是不掺假的。那种当面称朋友,背后抄家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文坛风气。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年代,检举别人,打小报告,趋炎附势,似乎并不多,至多也不过像包柚斧窃李涵秋的作品为已有那样窃名而已。

说他们才华横溢,是因为他们都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,没有一个是凭借政治势力弥补其底气不足。他们凭自己的写作著称于世,如李涵秋,共写作33部长篇小说,上千万字。每日人们排队买报,是要读报纸上连载的小说,报纸达到“无李不开张”的程度。再如天才作家毕倚虹,人称“小说无敌手”,虽说英年早逝,他留下的《人间地狱》等作品却成了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。那时的小说是要读者自愿掏钱买的,没有谁号召,也没有谁为了这个人的作品畅销而封杀另一些作家,更没有公款买了“供大家学习”这一说。

多年来,我们听到太多的同一号召:“要深入工厂农村,体验火热的斗争生活,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好作品。”一个作家临到写作了才去体验生活,一般说来,这种人物搞写作原本就是个误会。而所谓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,无人不是经历过人生的苦难,他们写的就是自己熟悉的生活。喜怒哀乐,悲欢离

合，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和体验，抛开了人所共有的情感而谈什么人民喜闻乐见，只能说，原本就没打算让老百姓“喜闻乐见”。如何衡量人民是否喜闻乐见？老百姓自己掏钱买你的书，这就是最好的注解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鄙夷他们的作品是“花前月下，鸳鸯蝴蝶”时，是否顾及过对其作品趋之若鹜的读者们？如鲁迅的老娘，如大学者陈寅恪，还包括毛泽东，他们都喜爱张恨水的作品，岂非爱非其道？既然鸳鸯蝴蝶派的读者不是人民大众，那么以上这些人属于哪个队伍？那时候的中国至多四万万同胞，销量就如此巨大，如果这部分不是人民，那么非人民的比例是否太大了？

是的，他们是一批纯粹的文人，只用一支笔写作养家糊口，却从不知如何把笔当成投枪使用。他们的命运是可怜的，没有力量也不屑与那些好斗者抗争。徐枕亚四十九岁英年早逝，在这之前就经历了常人一百岁也难以经受的磨难。范烟桥政治运动中下乡当农民，本来很乐观，却又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，与周瘦鹃、程小青等人同时被抄家。严独鹤弥留之际还在写思想汇报，提笔发抖，处境令人心酸……

然而他们并非只有可怜这一面。在北洋军阀时期，在日伪时期，拉拢他们的各种诱惑着实不少，但他们大多表现出一个文人可贵的节操。张恨水在“最高统帅”夫妇登门拜见后，竟然让仆人送客，自己并不挪步。张学良请他当挂虚职领实钱的顾问，他都婉言谢绝。这些，是那些自诩为革命作家的人们未必能够做到的，还不提那些拿写作当敲门砖的各路好汉。

他们自珍自爱，之间只有意气相投，没有谁想当领袖，举旗帜招募旗下走卒。更没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坑害别人。当指责降临头上时，他们只是分辩，声明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，也没有成立什么鸳鸯蝴蝶协会。他们是单个的作家，没有力量反击政

治坑害,也无须拉扯谁来洗清自己。他们相信,时间会洗刷一切。

说他们是负责的文人,是他们的大多数著作经得起检验。翻开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作品,不会出现那种用下半身写作的东西,也没有为了迎合时势而编造的文字。一百年以来,多少年轻人,就是从他们的著作中吸取了文学精神而走向了文学之路。

往事如烟,一直跟着时代跑的我们也上了一把年纪。这时候,许多人都想到了一个问题:我们到底在干什么?小说诗歌的存在跟人类文明同步,没有哪一朝哪一代将它纳入政治斗争体系,而我们赶上了。我们在感到衣食无忧的喜悦的同时,却也自觉不自觉地当起了扼杀异族的帮凶或看客。崭新的称呼提高了写作者的地位,却也背上了某种卸不掉的重负,自觉地警惕着“另类”的渗透,维护着只有一个品种的花园的纯洁。而我们自己的写作,也按那个品种的标准自我调整,把一件件用心血换来的艺术作品整成了方针政策的形象解说。

好在地球是转动的,只允许一种艺术成活的时代毕竟过去了。昨夜曾在夜空闪耀的星辰,今夜还将灿烂。张永久做了一件善事,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展示,为后来者了解那些才俊提供了宝贵的参考。

目 录

目
录

夜晚也有美丽时(序言) 映泉 / 001

寂寞文章几人识? / 001

——毕倚虹的悲欢人生

伤心人别有怀抱 / 019

——徐枕亚的情爱小史

风中的蝴蝶 / 044

——陈蝶仙的传奇人生

悲凉秋声,如潮似水 / 067

——李涵秋的心路历程

人海茫茫梦无涯 / 085

——严独鹤的私人生活史

满腹心事与谁言? / 105

——包天笑的流年碎影

分明是书生 / 127

——叶楚伦的本色

断肠人在天涯 / 143

——为范烟桥自定年谱《驹光留影录》补白

变了调的夜莺在歌唱 / 161

——周瘦鹃《姑苏书简》阅读札记

构筑迷宫的人 / 183

——程小青的侦探世界

应惭侠气消磨尽 / 201

——宫白羽的心情

附录:主要参考书目 / 221

后记 / 224

寂寞文章几人识？

——毕倚虹的悲欢人生

曾有显赫家世

在被打入另册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中，有一位叫毕倚虹（1892~1926），江苏仪征人氏，原名毕振达，笔名几庵、清波、逐客、松鹰、娑婆生等。早年，袁克文（袁世凯次子）慧眼识珠，称毕倚虹为“小说无敌手”，有挽诗哀悼云：“绝代文章传小说，弥天泪语几人知。”甚为遗憾的是，这位34岁即告别人世的天才作家，如今提起来并没有几个人知晓，他的大部分著作积满灰尘，寂寞地躺在故纸堆里，无人问津，也极少重印刊行于世。

一百多年前，毕倚虹并非活在纸上，他活在现实世界中，是一个鲜活的精灵。

提起江南毕家，当年应是望族无疑。其父毕畏三，虽说不是什么显赫人物，但至少有一件事，足以资证其家族兴盛：毕畏三之母是淮军名将刘铭传的女儿。还有一件可以佐证的事：毕倚虹的元配夫人杨芬若，系李鸿章的女婿杨云史之



毕倚虹



毕倚虹

女。官场历来有政治联姻的习俗，但“联姻”之双方，必定得门当户对，“贾府里的焦大，决不会爱上林妹妹”（鲁迅语），由此推论，能与朝廷一品高官“政治联姻”的毕家，其府第富贵可想而知。

然而，到了毕倚虹这一代，毕家颓相初露，家道中落，也是一个事实。

宦途受阻

毕倚虹在 1926 年辞世前，有过 10 年创作的黄金时期，这期间他写了 10 部长篇小说，另有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词、文论、杂著数百万字。他笔下流出的那一片血红，像遍地摇曳的罌粟花，为浮华尘世唱响了一曲挽歌。毕氏犹如一颗划过天际的彗星，拖着炫目的光芒，将某个瞬间雕塑成了永恒。哀歌绝唱，响彻民国初年文坛，让人怀念遐想。

15 岁时，毕倚虹跟随父亲，从江南来到京城，意欲走士子做官的必由之路。那时候毕家还有点家底，捐纳银两，买得陆军郎中之职。在毕氏的第一个长篇小说《人间地狱》中，他对自己当小京官的生活描述得惟妙惟肖。离开江南老家前，祖母看他矮小瘦弱，精心为他设计了一番：“你要上京到衙门的时候，穿上一双高底的靴子，靴子里面，我再叫王妈替你做一个棉垫。你走路来腰杆子再挺一挺直。两边这一凑，岂不是有个大人的模样了么？”他自嘲道：“同戏上花旦的蹊跷差不多。”祖母回答得也妙：“自古说得好，官场如戏场，你们本来就是去唱戏的！”寥寥几笔，不仅人物勾勒得活灵活现，且意趣盎然，蕴涵

深厚。

宣统三年（1911）印刻的《缙绅录》中，毕倚虹已是三品衔。据台湾作家高拜石考证，怀疑这个官衔是虚的：“冒鹤亭举人出身，在农工商部熬了十几年，宣统三年也才是个郎中，其时已四十多岁了。以倚虹那样年轻，不是科名出身，单凭普通文墨，哪有经验做郎中呢？怕是顶冒同姓同乡死人的官照吧。”^①不管怎么说，那时候小毕在官场上混得不错，除却银子的功劳外，朝中有人也是重要因素。他是李鸿章的外曾孙婿，其时李鸿章长孙李国杰世袭一等侯爵，任农工商部左丞，对李家人自然会多加照顾。

宣统三年，毕倚虹已由陆军部调到法部，其时担任法部侍郎的是浙江吴兴人沈家本，此人满脑子新思想，力主废止凌迟、枭首、戮尸、刺字、笞刑等酷刑，参照西方和日本律法对《大清新律法》进行改革，并大胆启用新人，汪有龄、袁克文、毕倚虹等法学界新星，即为沈家本夹袋中的得意门生。宣统末年，清廷在爪哇设立领事馆，首任领事是毕倚虹。小小年纪，仕途上一路风光绮丽，自然是快意人生。但是行至上海，勾留了几天，正等候海轮启程，忽然传来消息：武昌城头枪响，辛亥革命由此爆发。过不多久，清廷垮台，一副码放整齐的多米诺骨牌，稀里哗啦倒成一团糟，民国初年，武夫当国，有枪杆子才有政权，以前的官职一概不算数，官场面临重新洗牌。

寂寞心情好著文

仿佛偷看了一眼西洋镜，里头演出的都是别人的风景，甚是新奇好玩，待要再续看时，西洋镜遽然关闭了，毕倚虹心头不免写满了沮丧。

宦途受阻，只好另寻出路。此时清室既倒，同行的官僚各作

摩登已成往事
——鸳鸯蝴蝶派文人浮世绘

鸟兽散，毕倚虹因有刘、杨两家亲戚均在上海^②，遂滞留申江，在庆祥里弄堂租室居住。当时民国初立，中国人开始过上了没有皇帝的生活，民众心中充满美好的憧憬，全国兴办学堂成风。这一年，毕倚虹考入中国公学，攻读法政，准备将来留学日本，曲线步入仕途。

但是人生路途漫漫，计划不如变化，谁知这次逗留上海，竟改变了他的一生。

毕倚虹呼吸了十里洋场的新空气，又迷恋于灯红酒绿的上海滩，乐不思蜀。至于中国公学的学业，对于毕倚虹来说是小儿科，他禀赋聪颖，各门功课游刃有余，一星期的课，他最多只到三天，但每逢考试，总是名列前茅。课余，毕倚虹的最爱是文人雅聚，诗酒唱和，风月无边，初次品尝种种人生至乐，如食禁果，其愉悦之情难以言表。

禁果往往是智慧之果，一旦品尝，烦恼跟着就来了。最难消遣时分，无边的寂寞爬上心头，毕倚虹便闷在屋子里写诗赋词。此时他的写作以诗词为多，主要用于自娱，著述有《销魂词》、《光绪宫词》、《几庵绝句》等。在装帧古雅的线装本《销魂词》中，毕倚虹自题记云：“辛亥秋末，避地沪上，楼居近乡，门鲜人迹，烧烛夜坐，意殊寂然。展读南陵徐积余（乃昌）丈所刊有清一代闺秀词钞，每至词意凄婉，几为肠断，往复歔歔，不忍掩卷……”观其文字，笔下流淌出的寂寞心情，犹如一口幽深的古井。

这期间他尝试向报刊投稿。据其好友包天笑回忆：包在编辑《妇女时报》时，隔三差五接到署名“杨芬若女士”的稿件，颇见风华。那个时候女学刚有萌芽，女权急思解决，能写诗填词的名门闺秀属凤毛麟角，难得一求，有人主动投稿，包天笑自然高兴。及至后来，毕倚虹到报馆领稿酬，双方一见面，方才知晓“杨芬若女士”是个大男人，包天笑哈哈大笑，击掌称道：“我

本伟丈夫，偏被人叫做‘包小姐’，没想到今日巧遇同类！”^③

这一年，毕倚虹 22 岁，包天笑 38 岁，忘年交一见如故，风度翩翩，文采飞扬，二人在报馆作倾心之谈，均有相见恨晚之慨。自此以后，毕倚虹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墨生涯，一条船，偏离了原来的方向，驶入文学之海域，掀起了一阵阵排空巨浪。

若干年后，包天笑还对他引导毕倚虹走上文学旅途怀抱着一腔内疚：“最初导毕倚虹入于文字地狱者我也”，“如果不遇着我，或者他的环境不同，另走了一条康庄大道，也不至于如此身世凄凉。”^④然而幸与不幸，谁人说得清？曹雪芹倾注毕生精力写《红楼梦》，自题小诗云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；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文字间埋藏着的无数秘密，犹如菜田里五颜六色的菜蔬，唯有耕作的农夫，方知其甘苦。

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

清末民初，沪上最流行的时尚是吃花酒。谈生意要吃花酒，宴宾客要吃花酒，官场应酬要吃花酒，甚至闹革命，往往也以吃花酒的名义做掩护。包天笑本来是花界高手，嫖坛领袖，每次文人雅士聚会，吃花酒更是必不可缺的作料。且每次叫局吃花酒，他都少不了要带毕倚虹参加，久而久之，包的朋友也都成了毕的朋友。

乙卯年（1915）正月，苏曼殊从南洋归国，途经沪上，包天笑设宴款待，地点在大新街悦宾楼京菜馆，除了主宾外，邀来的陪客有叶楚傖、姚鹓雏、毕倚虹。苏曼殊号称“苏和尚”，但不穿僧衣，不忌酒肉，出入于青楼也不足为奇，是名实相符的花和尚。席间，苏和尚自己不叫局，总是怂恿别人叫局，他的理由是：“喜公开不喜独占。自己叫一局来，坐在背后，不如看大家所叫的局，正在对面呢。”因此常常是其他人所叫的局，都坐在他对



苏曼殊



剃度后的苏曼殊

面，供其欣赏，包天笑曾有诗吟他：“万花环绕一诗僧”。

而此时的毕倚虹，涉足花丛还不深，没有固定对象，逢到叫局时便乱点鸳鸯谱，朋友们戏称他为“打游击”。苏曼殊一听介绍笑了，主动帮他拉皮条，道：“昨天我到惜春老四家，见一女娃儿，颇娇憨活泼，可取材也。”说着取出局票，填上“三马路乐弟”几个字，花笺飞去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乐弟来了。

说这乐弟如何光艳照人，却也未必。但这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儿，苹果脸，一笑两个酒窝，尤其是一双明亮的眸子，看人时犹如放电一般，直射进人心最深处。她默默坐在毕倚虹背后，一声不吭，毕才子握其手，她只是哧哧地笑。爱情是一场化学反应，无任何道理可谈，毕倚虹与乐弟的爱情故事，就这么逶迤地展开了。现代人有个误区，认为凡是古代妓女，都是三句话没说完便解衣上床的人肉买卖，其实不然。乐弟是尚未开苞的清倌人，她与毕倚虹之间少不了打情骂俏，但要到玉体横陈那一步，恐怕还有万水千山。尽管乐弟也痴恋毕倚虹，曾含情脉脉暗示“你要怎样便怎样”，但毕倚虹究竟是读书明理的君子，想到乐弟背后的妓馆老鸨惜春老四可能会大敲竹杠，想到一旦涉足太深必须担负对乐弟今生的责任，就不敢轻举妄动。即便如此，他